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左編

夷類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誓

漢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麻  
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  
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  
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願報之初契丹  
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  
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  
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  
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靺戍役  
屬之阿保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  
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

乃川  
機

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  
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  
卽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室韋韃靼西  
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  
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  
州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以今冬共擊梁阿  
保機留旬日乃去克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  
三千匹襍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旣歸而背盟更附  
于梁克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隨高干

入貢且求冊命梁王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均王貞明二年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从歸契丹日益彊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奮擊大破之克用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因遣叅軍韓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述律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圉，契丹王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亾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灰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

書令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叙所以北  
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  
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北契丹  
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  
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  
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  
殺存矩文進率其衆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  
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  
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  
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蓟幽州歲致糴

北漢人  
經漢須用

續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伺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

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

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

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遣

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

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

州述律氏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

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



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爲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請克用告惡。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

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伺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擊之。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閻寶以真定之兵繼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李嗣源弓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

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  
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  
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間而東嗣源與養子從  
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  
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壩下每  
至谷口契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  
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  
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  
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  
入具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

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契丹人馬歿傷寨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謀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之大敗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龍德元年趙王鎰養子張文禮旣殺趙王

遣問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速往則已物也。不然爲晉主所有矣。契丹主悉發所有之衆而南，速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主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無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用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至新城。

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亾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人井陘避之克用猶豫不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都所誘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安可輕動以搖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契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

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  
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兵爲二逐  
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克  
用至定州戊戌克用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擊克用以  
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喬餒五千騎爲其所圍克用  
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  
騎橫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  
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  
歿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  
竟令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  
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  
用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  
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  
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  
肱將其定嬌儒武等州投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  
改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契丹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  
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乃先舉兵  
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飯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



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九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直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因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殺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

惡五子有  
無議也

帝卽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沮都恐朝廷移之他鎮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悔有隙結爲兄弟陰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

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餒禿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晏球聞莽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兵修新樂城。莽丹已自宅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丙

寅至山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都與禿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孑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北走，入幽州境。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

材民可以  
百極擊索  
頭

自抵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諫會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之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十餘里比其

志不可  
志

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寤。實以石灰。明目。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窞中。其營在城北。北。亟發兵攻之。莽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守備因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伺之。彼必肉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

舉族自焚擒禿餒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爲天平節  
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長  
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  
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  
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二  
年初契丹合利與楊隱皆爲趙德鈞所禽契丹  
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  
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事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  
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  
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

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李勣節度使，爲選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寮屬輔之。契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既強，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盧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

此等價值  
官點分疏  
備



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異邊人賴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每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繕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用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塘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公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

有。惡。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塘。意。遂。決。帝。聞。敬。塘。反。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為。招。撫。使。帥。兵。攻。敬。塘。敬。塘。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太。喜。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即。破。

賊可乎、敬塘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伺明日  
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合  
戰、敬塘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以步  
兵陳於城西北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  
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  
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  
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寨、契丹  
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僅萬人、騎兵獨全、敬  
達等收餘衆保安晉、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得唐  
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塘盡殺之、是夕、敬塘出北

門見契丹，契丹主執敬塘手，恨相見之。晚，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塘甚嘆服。壬寅，敬塘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於唐，自是

平陽五君

聲問不復通。帝大懼，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張延朗、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條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贇，華爲契丹王。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

契丹書

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一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若立已爲帝，請卽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強又恐山北諸川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乎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非以死狗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備之猶有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  
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  
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  
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  
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  
此石爛可改矣。副將楊光遠。斬敬達首降於契丹。晉  
王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  
慰諭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  
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  
鞬。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命盡殺之於西郊。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敬塘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初敬塘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塘憂悒遂殂子重貴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葬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葬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葬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葬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葬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臣皆言葬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榮自以亾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葬丹，主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葬丹者皆繫之幽州不

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河  
 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  
 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  
 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  
 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  
 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  
 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副  
 使知鄆州顏衍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  
 降契丹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禽左武衛將軍蔡行

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莽丹通謀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莽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岫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乙巳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莽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白帝帝自將

救之。契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以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彝殷爲契丹西南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

契丹所畏  
劉知遠敗  
契丹書

兵欲西會契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遂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占頓丘城。以伺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陣而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

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歟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  
后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  
晉陳之東偏不克皆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  
后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契丹主帳中小校竊  
其馬亾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救軍非去延廣疑其  
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瀘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  
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  
麻谷 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瓊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  
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  
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問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



有疾命矢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府馮全節護  
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  
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阮氏朝廷  
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却於是諸軍無復部伍  
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始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  
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  
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見  
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  
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  
力戰百餘合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諸將一心  
力如呼左  
石手

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爲契丹所擒。與  
彥超躍馬入契丹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  
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  
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  
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  
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  
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琦受之。備使虜不南  
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面。進  
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  
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

同母。契丹亦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晉軍悉至矣。契

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

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

萬一有姦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

引衆就黎陽。愈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

從恩再誤

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亾。復如發。邢州城

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

符彥倫謂將佐曰。五百敵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

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

命城上揚旗鼓。諜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

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  
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開之甲寅引還馬  
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逼延壽悉陳甲騎於相  
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  
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  
張從恩權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  
勝州遂攻朔州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  
樞密使李崧信之令天威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  
具述朝旨啗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  
國乞發大軍應接振身南去辭肯懇密朝廷欣然復

遣人請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旣與契丹絕好，數召（谷）渾（渾）酋長曰承福入朝，賜賚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贖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

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

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任五族謀叛以兵

圍而殺之合四百口藉沒其家資詔賞之吐谷渾由

是遂徵莽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巽

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莽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

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

無際莽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

能救也密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

涿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

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及將北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杜威奉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

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

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

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蓟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

兵言

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

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

彥澤帥騎守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

而軍始勢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  
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急渡  
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性懦怯置酒作樂罕議軍事  
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  
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  
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勢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  
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  
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



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秦赦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請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手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

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爾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寅，契丹主入恒州。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已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

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對丘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  
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悉開宮城門坐苑中與后妃  
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禍  
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  
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人宣契丹主命帝脫黃  
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  
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

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契丹主至相州，卽遣兵趨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劔，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証，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十

煇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拜晉主於城北乃湯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裘裹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契丹主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北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乃斷腕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饜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息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群臣

日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  
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  
爲太子太師克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祇候以備  
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  
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  
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  
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  
丹主悉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駟馬數萬歸其國遣  
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

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被圍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雲官無所給，士卒凍餓，咸怨重威。延壽曰：「向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

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  
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  
請括借城都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  
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  
憤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  
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  
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  
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  
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敗而未嘗論諫契丹屢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襍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門城中憂懼同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枋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親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

北朝意欲何所俟耶。番漢孔目郭威言於知遠曰。多  
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  
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  
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  
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  
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可以萬全。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  
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皆  
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

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晉重貴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官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重貴不勝屈辱嘆曰薛超誤我焉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知遠卽位以通事耿宗美爲

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

罷置以夫休

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業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於是所在相聚，爲盜。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迭救晉陽，求效。用漢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

壯士踰城入破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守將突圍出  
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羣盜陷宋毫密三  
州契丹主命蕃漢軍悉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  
男子胡人擲嬰兒於空中以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  
英守相州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聚  
冰於胸腹手足且琰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  
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五月永康  
王元徵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元徵  
妻素以兄事延壽元徵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  
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元徵出謂礪

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兀欲遂自立。尋勒兵出塞。漢主以莽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爲前驅。集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魏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苟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以屯上黨。羣虜繼道。不若出天井。

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任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漢主從之。丙申，漢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降之。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宗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河陽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漢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勳也。契丹將蕭翰聞劉知遠擁兵而

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母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右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州郃陽令胡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契丹嘗謂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



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新安，兩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官後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歿？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戊午，漢主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

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服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軋殺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

之二年李濤之弟幹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間言契丹主童駉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爲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殂傳其世子榮是爲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世宗旣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

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上至滄州卽日率步  
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  
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人治水軍分命諸將水  
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  
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  
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  
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舍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  
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郡出其  
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  
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

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葬丹瀛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爲霸州都部，晁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

至大梁未幾殂子從訓立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  
都點檢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爲帝擁兵而歸廢從  
訓爲王國號宋太祖崩傳弟匡義是爲太宗改元  
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旣平太原欲乘  
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  
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朱滌  
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匝契丹  
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  
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  
以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

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士滿城西方

陣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

後李漢瓊崔翰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

追至遂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

業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

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

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

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

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

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誦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退。乃還。契丹主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旣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仁美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樓浦將兵屯三交。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諸乘其釁以取。



燕薊帝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寰朔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

子  
上卒可御  
合爲臣

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亟遣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伺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廩渴澆淖而飲。糧將盡。會莽丹主（疑）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之。多溺死。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夔聞休哥引兵復至。多沙河爲不流。驚潰。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

還燕帝聞之召彬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  
徙雲應朔寰四川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  
西莽丹復陷蔚寰州莽丹將耶律斜軻兵勢甚盛楊  
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  
侁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  
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  
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  
國家今諸君責業避鋒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  
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  
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率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遣副部署蕭伏兵於絳業戰敗退趨  
狼牙村，仇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  
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令兵離谷口，美不能  
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  
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  
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被擒，其子  
延玉歿焉，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  
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耶律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  
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仇名，貶曹彬爲右驍  
衛上將軍，治其違詔失律辜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

雙利

失利

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師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莽丹大舉入寇，莽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始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

擅其功卽引數十騎逆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  
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  
州。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  
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  
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  
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  
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  
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  
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  
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無東京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丹復陷涿州遂入祈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涿

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浹旬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遣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時朝廷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糧餽趨威虜耶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莽丹殺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莽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莽丹戰於望都，莽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莽丹



見得

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浞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語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禦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言帝乃議親征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效制專決

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把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閭門使丁振持書來。以凡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曠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

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慶曆二年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孰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

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且以聞。帝唯許增歲幣，遂通好如故。英宗時，莽丹改國號遼，至和二年，神宗熙寧十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

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請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遠，遠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遠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績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遂爲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  
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七

左編

夷類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日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隔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

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各地多  
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  
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  
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唐開元  
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  
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  
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  
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  
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  
曰黃頭女真其人黠朴勇悍不能別死生自咸州東



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  
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  
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  
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  
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  
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嗚)突(刺)來三年遣使(只)帶  
人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真州曰沙門  
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  
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爲勞言念辛勤所  
宥醵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雜物

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在船  
棧木自前抽納。令後給與王駕人力。淳化二年。首領  
**(野厘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  
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求發  
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赴本國。聚  
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勃海  
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  
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  
矢精勁。又有夾城以水淋之。爲堅水不可上。拒城三  
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旣不能攻城。野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真此  
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  
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  
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  
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  
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  
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粟鬻燔肉爲食上下無  
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不  
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  
合者則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賞之

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  
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真  
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王遼王召見燕  
賜加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  
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田畝  
往鬻者必厚價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至  
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謹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  
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  
流水有疾而卒子(勃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勃里  
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柔善若辨生木契丹事

阿骨打能之。遂卒。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囚敗爲功。變弱爲疆。遂破桓。赫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劾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爲(雅)東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晏。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

阿骨打始  
發遼

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曩爾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者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初盈哥嗣以兄劫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勝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劫者守阿疎城而還遼主好攻獵每歲

矣。按原若  
任考。

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東嘗以遼主不遣叛人阿疎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末、可步、字、關、切等爲將。紹聖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傅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

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人，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杖糗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勃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



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

遼史卷一百一十三

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旣屢勝遼其弟突乙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後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卽皇帝位於是因號大金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

必其以勝  
勝勝還

陣

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孕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术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爲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燼，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

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烏腹旣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朮等以書至遼陽，爲卑哀之辭，竇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

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益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濛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

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  
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帳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  
不可勝紀。蕭特未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  
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  
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  
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  
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  
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  
保先嚴酷，勃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  
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末)得時以

明宗  
遼陽  
家

兵三千屯八甌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覲覲非常誘勃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觀以廣州勃海叛附于末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末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末昌曰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末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率諸軍攻末昌特遣張琳等討末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濟州末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逐北至遼陽城下末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末昌以獻

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寧州者曰前屯後屯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疾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師遼主命耶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疾藜山幹魯古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



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  
爲遼人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汗而內亂政和初童貫  
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  
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  
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  
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  
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  
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戢之懼非中  
國之利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  
鶯鶯走雲中遣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

遼奚王于北安州，授其城遣谷神掠近地，獲遼護衛  
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  
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遼主走  
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  
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  
能及子爽，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羣臣上尊  
號曰天賜皇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  
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  
通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  
地。遼主所有沙漢巴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

蕃族而已。淳道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金取遼東，滸州，獲河，琛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旣與金約，火攻遼，以安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國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言，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歷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

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以奏劾副使，勅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達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庸關，金兵至關，匡山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獻遼俘，遼遂亡。紹興三年，金大殺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元年，先是金與宋夾

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  
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  
藥師爲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至燕求平滌二州謂  
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滌一事不能相從邪  
金主曰平滌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  
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  
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  
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  
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  
提兵往矣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唐崖

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遍  
奏六月金驪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  
東徙燕兵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  
張毅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  
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  
毅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漢南  
金人所以急趨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  
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  
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  
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

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等至深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誦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穀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爲吾州賊患矣。安中深納之。事聞，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二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金人聞穀叛，遣關母將三十騎來討。穀率兵拒之。于營州，關

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幹離不督闡母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穀與金安中不得已，縱穀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卽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



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宣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十月初金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下戶口。朝議勿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旣獲遼主。卽決意南侵。十一月郊。帝繞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

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鼓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爲宣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祿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各遣還京師知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

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  
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國遠至其鋒  
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  
不枝梧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  
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  
子欽宗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  
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  
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  
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加都城者帝顧綱曰朕今爲卿

留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  
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金韓離不犯京師  
兵據牟駝岡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  
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是  
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  
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  
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  
稅怯懦悞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韓離不  
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遂與  
使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乙亥金人攻

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絕城而下自卯  
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歿  
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  
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  
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  
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  
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綱出則誓書已成稱  
伯大金國皇帝住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  
候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  
張邦昌往金軍爲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不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欽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

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放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暴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



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不平仲以  
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  
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  
兵緩急聽平仲節度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  
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  
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  
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亾去李綱  
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  
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  
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川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嬖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說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

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那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條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帝乃遣。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  
後期衆驚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  
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  
退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旣而都人又言  
願見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  
蹙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  
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  
諸生于獄人人惴怨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  
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  
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

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姬古種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爨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種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老難用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劄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動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闕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屯分就畜牧規者以爲將通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令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辭嚴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亢。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譏其故。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闚城。京師白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



教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乞歸南仲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幹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陞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赴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幹屯  
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  
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  
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  
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綱又上  
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  
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  
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  
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  
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旣又釋。

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舉力扞禦城破  
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罷李  
綱知楊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栗之請唐恪敗南  
仲專主和議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  
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  
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粘沒  
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  
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  
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粘沒喝

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  
盡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解李若水往使行至  
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解  
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必  
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  
不可諧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  
正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  
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濟至磁州  
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其兵已退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奕日至磁賊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桑鞮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歿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劉幹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金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聞澧兵亦至相與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

日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恙類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大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知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頽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乘人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是頓地曰今當以故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

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時東道  
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  
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帝巡城爲都  
人遶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僉  
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  
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  
語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  
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楨以爲  
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  
蠟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師知中山府陳遵爲元

師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  
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  
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  
百人自是士氣益挫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  
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  
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  
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人都  
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  
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  
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瀛馮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



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  
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爲忘家族  
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  
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謝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  
其徒退何舉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  
乃止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馬萬人  
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  
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江見王曰京兆受  
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祖  
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

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  
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  
狡諂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  
引軍直趣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  
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  
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  
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  
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  
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  
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張民糴伐紫筠館花

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援至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

營金人遣韓正館之僧舍謂幹曰國相知君今用君  
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  
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  
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  
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  
子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  
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徧題  
窻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  
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

合兵入援。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徂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咄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

人斬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升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誅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報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督脇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

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  
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  
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  
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  
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  
不絕口監軍過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  
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凶死義者十數南朝  
惟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  
但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  
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



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撾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泫涕憤歎吳开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开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信置軍中杜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瑗諭衆以立邦自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拜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

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  
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卽位  
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各門傳令  
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  
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  
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  
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  
擒斬十餘人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

陛下又觀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  
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  
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  
起居時雍秉哲开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幹離  
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王妃嬪及康  
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刑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  
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叔夜陳  
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覲汪  
藻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

慟哭有朴絕者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勒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帝自離青城頂青毡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日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之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從代渡太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侯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侯不求醫藥諄諄問宮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侯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恐非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  
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  
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八編類纂